最温暖的高度

高明昌

三月过后,父亲就开始搭棚,要搭三个棚。一个是豇豆棚,一个是丝瓜棚,还有一个是扁豆棚。豇豆棚是三角形搭法,高在一米六左右,底座宽一尺半,紧凑、小巧;丝瓜棚也是三角形搭法,但底座宽,有两尺,高度在一米八左右,有点高挑,适合丝瓜悬挂的习惯;那个扁豆棚最矮,一米还不到,是四个树桩撑起来的,上面铺着四五根细竹藤条之类的东西,像是铺了一张大眼子的丝网。各种棚架,各种搭法,各尽其妙,在菜园里成为高低不同的自然风景;我估计对蔬菜的生长、发育,以及最后的长大是有很多好处的。

为什么要这样子搭?父亲说,天天可以吃,要吃三四个月,对家里贡献大。你母亲天天采摘豇豆,来回跑无数次,手脚要忙乱的,这个高度正适合你母亲伸手、收手的习惯,快捷、便当,也省力。那其他呢?比如丝瓜。父亲说丝瓜喜欢长在中间藤蔓上的,长大后要垂下来,丝瓜又长又大,采摘时要用剪刀剪断藤蔓的,高了,你母亲个子够不着;低了,你母亲要蹲身,全是不方便的;扁豆花是开到哪儿长到哪儿的,棚高棚低,只要通风就可以,而一米不到的距离,你母亲采摘扁豆,就能像摘棉花朵儿一样,眼睛平视,人很轻松。

精细、周到、实在。我心里感动了,父亲搭棚,用心了,心里想到的是母亲。

岂止是搭棚。当年吃饭,每天三顿饭。吃好后,总有剩余的饭盛在饭篮里。盛进饭篮后,要挂起来。饭篮的挂法很有讲究,一是要放在客堂里风吹得到的地方,这样米饭不容易馊掉;二是要考虑饭篮的高度,要让我能拿上拿下,烧饭时才好决定舀多少米,就可以少浪费米粒。我八九岁的时候,父亲将饭篮钩子放到我抬手够得到的高度。几年过去了,饭篮钩子每年在升高,但我没有亲眼看见父亲升高钩子时的样子,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。

客人来到我们家,都说我们家的灶面有点低,有点矮,看上去有点怪。我知道,灶面高低是有定规的,但父亲不管定规,硬是将灶面压低到我们需要的高度。父亲是个泥水匠,砌灶头时,特意将灶面降低了十厘米,这是父亲为我们专门设计的高度。父亲说,儿子还小,另三个孩子都是女儿身,将来也长不到男人的高度,低点,大镬子的底碰得到,汤罐、小镬子的注水不需要垫凳子,镬子底的火头也不浪费。父亲就是不说这样的灶面,烧饭烧菜时,他自己要从头至尾弯着腰,这是个只有自己晓得累不累、苦不苦的活儿。

父亲最花神思的是水桥头。当年的水桥都是石板做的。我们的淘米、洗菜、洗衣,甚至父亲和我劳动后的搓澡洗浴,都在水桥上完成,水桥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村离东海四五里地,河水涨高涨低与潮汛密切相关,一天里水位高低相差几十厘米。父亲就将水桥的石材踏板的高度框定在十厘米左右,每过这个尺寸做一个石阶,一共做了五层,做了几个月。这样做,水高水低,踏板与河面一直是最接近、最亲近的,人到水桥边,人心就永远踏实;父亲有时在水桥旁边抽烟,看我们走来走去,他在想:这水桥的高度还可以改进哇?

我想可以的,这温暖的高度,正来自父亲对我们的爱。

雄黄兰(彩色钢笔画) 陆锡民

小草

瑞秋

我们那时都有要强的一面,但最终接受了平凡。

1983年,我从政法学院毕业,被分配去基层法院筹建中的经济庭。前后,还来了从各行各业团干部中精选出来的四位能人。

日常相处中发现,团干部们对他人的需求,有敏锐的洞察力。那时,我想骑自行车上下班,苦于没有购车票,小纪的老东家是五金交电公司,她说帮我搞定,两个星期后,她把一辆崭新的白色永久牌自行车推到我面前,原来是她让店家特意组装的。去逛布店,我看见一块毛料零头很心动,店主说要买就全买去,小宋为了成全我的喜欢,说和我平分。我怀孕时有点小作,有天大家正伏案疾书,我说想吃多汁的生煎,小周趁午休提着烧水壶去南京路陕西路"友联"买回了一壶生煎。大周先我入行,作为短暂的师父,帮教更多,一言难尽。我们的友情日积月累,其乐融融。

我们的庭长,上世纪五十年代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后,扎根在司法系统,人称他老法师。他举手投足,正气凛然,电量十足,且一丝不苟。

经济庭开张伊始,门庭冷落。庭长让我从几本厚厚的电话黄页簿里,摘出本区知名商家、厂家的名单,然后分配给我们每人二三十家,让我们挨家挨户去调研,去讨案子。下达任务时,不忘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,不拿群众一针一线,避坑避嫌。他说到了目标单位,对方奉茶时最好谢绝。因为白开水倒在搪瓷杯里,走廊上人来人往,从外看,会误以为杯子里是正广和汽水,或是冲泡的麦乳精,有损于我们的清廉形象。我们一一点头铭记。那个盛夏,我们骑车走街串巷,到了受访单位,汗流浃背,见有人倒茶,慌忙阻止,甚至推却说:"不渴不渴,刚在外面吃了根棒冰。"项目结束后,人看上去很黑,像瘦了一圈,卷宗倒是一天天鼓了起来。

庭长对我严格要求,精细到形象和声音。他说:"来经济庭的,多是有分量的法人代表,相貌年轻没有优势,你得装老、摆出镇得住的架势。"我回家对着镜子左看右看,最后剪掉了小辫子。短发配大盖帽,看上去确实老气了点。"严打"期间,我们被借调到刑庭,有大案要案在区体育馆公开审判,数千人旁听,开场由我宣读法庭纪律。庭长事先对我说:"你的声音单薄,气场不足,得练中气。"我不知道怎么练,反复听关牧村唱歌,试图走女中音路线。

庭长也有团干部的特质,格局还高。岁末院里发年货,采购来批量的鱼,按人头除不尽,部分鱼得切段分。如果不洗就切,一刀下去,鱼鳞四溅,鱼肚肠外流,腥味弥漫。行政部头说:"最好全洗,让大家干干净净地拿回家,可惜没有人手。"庭长借机说:"洗鱼的事经济庭包了。"我们几个走到水池边,对着冰冻的鱼,冰凉的水,打了几个寒颤,把手伸进了水里,不一会就冻麻了。一上午,那几百条鱼,要了我们半条命。回到办公室,庭长打来了开水,招呼大家先喝点,然后领我们做当年流行的"练功十八法",运气吐气,舒展延伸,血液循环才恢复正常。

年度评先进,我们心潮起伏。院领导对我们说:经济庭整体素质不错,但是,没说下文。其他庭说到经济庭,也"啧啧"。结果揭晓令人意外,奖状与我们庭无缘。大家都有点沮丧,最后换位思考,才从坏情绪里走了出来。从全院的视角看:刑庭资深,打击犯罪稳、准、狠;民庭老道,判断干丝万缕的家务事,游刃有余;经济庭人有德有才,但新门户,有影响力的案源凤毛麟角。我们原来以为我们很努力,很出挑,其实没有超越平凡,如此一想,坦荡了许多,有了《小草》歌中的境界——"没有花香,没有树高,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。从不寂寞,从不烦恼,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。"我们就是这样,朴素,谦和、乐观、向上。

联欢会上,我们在台上唱《小草》,庭长在台下眼眶有点湿润,难得看到他动情。我猜他被感动了,因为我们唱得很投入、很用力,表达了平凡和伟大。他或许也有代入感,上世纪五十年代科班出身,经受过政治变革的风吹雨打,定格在基层法院,坐在不上不下庭长的位子上,自律自强不息,从青丝到白发。如果说他是小草,我更觉得,他是疾风所知的劲草。

后来的我们,那股精气神,在人生的后半场灼灼生辉。中年后我们再相聚,依旧会哼唱《小草》,因为它很治愈。

德国汉堡的跳蚤市场

钱坤忠

也许人人吃过汉堡,但未必人人知道汉堡是德国的一座大城市。

大约50年前,在我当海员的时候,我们船舶经常去汉堡。那时柏林墙依然矗立,没有倒塌,德国还未统一。欧盟离成立还有时日,欧元正在酝酿之中。世界上的航运界没有集装箱,大部分都是散杂货船,港口的装卸设施简陋,因此靠码头装卸货时间较长,这就为我们有时间和机会上岸观光城市、领略异国风情和购物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有一次我们的船舶又停泊在汉堡港,代理建议我们去附近的跳蚤市场逛逛看看。

那天是星期六,秋高气爽,天空中飘着一丝淡淡的云。一路上我们无心欣赏周边简洁实用的欧式住房和尖顶教堂,按图索骥,找到了这个跳蚤市场。所谓跳蚤市场,实际上是摆地摊的集中地,是欧美国家对旧货地摊市场的别称。据说跳蚤市场起源于19世纪末的法国巴黎专门卖便宜货的地方,早期的法国人经常将自己的旧衣服、旧物品在这里出售,而这些旧东西里,时常有跳蚤,于是人们就将这样卖旧货的地方叫作跳蚤市场。

我们来到的这条短短的马路,在一条小河旁边,地摊挤挤挨挨,鳞次栉比,一个接着一个,绵延数百米。出售的商品多是旧货、人们多余的物品以及未曾用过但已过时的衣服之类。在这里,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,无论是二手的还是N手的,都不浪费,社会给这样的买卖提供不少的机遇和场所。

从这头望到那头,整个市场人头攒动,场面火热,却不嘈杂。这时,我发现有一位年纪稍大的西德人一直跟着我。我转身友好地问他:"先生,有什么事吗?"他见我转身,用并不流利的英语指指我的衣服,对我说:"我想买你这件衣服。"我当时穿着一套藏青色的哔叽中山装。见他对中国服装感兴趣,我向他解释:"这是我们的制服,中国海员规定的着装。"他接着又说:"我多给你一些钱,你把衣服卖给我吧。"我又耐心地对他说:"制服是不能买卖的。如果你有兴趣,可去中国旅游时到友谊商店购买。"他听了我的话,摊开双手,耸了耸肩膀,表示无奈的样子。看到他挺友善的样子,我忙从口袋中拿出了一枚纪念章送给他。他接过纪念章连声说"谢谢",还竖起大拇指,用并不标准的中文对我说"中国",满脸堆起灿烂的笑容。

我们一行人随着拥挤的人流继续向前走去。慢慢细看,流连顾盼,一路搜寻自己心仪的物品。在市场内,无论是摊主还是顾客,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神情。

快到跳蚤市场尽头的时候,我发现了一个不锈钢的双斗厨用水槽。我喜出望外,如获至宝。那时我刚分到住房,需要装修,水槽是必需品,而且德国的不锈钢质量好,便于清洁。我一眼看中,经过讨价还价,花了两个西德马克(合人民币10元左右)成交。淘到这样一个物美价廉的水槽,让我有一种"众里寻他千百度"的感觉。后来,几度搬家都带着它,不愿丢弃。

小庙观蚁

刘从进

初秋的周末,我在山里转,来到两县交界处的一个当镜庙里吹着小风,在阴凉处午休。山林野地,闲人不至,唯独这座小庙风干了似的孤零零地坐着;而庙前还是被行善的人浇了一块简易的水泥地。

我吃了点零食,一些碎屑落在地上。一会儿,来一群蚂蚁,浩浩荡荡地把我吃掉下的零食屑末搬走。因我走动过,屑末掉在不同处,先是零星几只蚂蚁在路上碰到了,用触角相互触碰以传递信息,此后它们快速出动,派出了多股部队,沿途布成了几条线。我来了兴致,一下午就在看这群蚂蚁的生活,饶有趣味。

蚁群基本上是集体行动,大块小块的屑末被它们沿着水泥板的岸边搬运到隐秘的洞口。有些块大的大过它们身体几倍十几倍,对它们来说就是庞然大物了。这时就会有一只蚂蚁爬上去指挥,只见它们成群结队爬上翻下,手忙脚乱,嘴拉屁股顶的,碎屑一轱辘向前一轱辘向后,慢慢地就来到了洞前。眼看洞口很小,怎么也进不去。没想到它们翻来倒去,运转自如,把这个庞然大物玩转于股掌之间,在你还不敢相信的时候,已经有一半进到洞里去,一会儿整个就没有了。

《南柯梦记》里写到一棵大槐树下有众蚁聚居的树国,叫"大槐安国",其中亦有国王、王后、公主、官吏和人民,是一个不需要孔子之道也能把国家治理好的乐土。

然而,也有一些蚂蚁,它们在单独行动,有一只的,也有两只作伴的。它们搬运食物不往大洞里走,而是往自己在别处的小洞里藏。路上有蚂蚁碰到了,用触角触碰以提醒它们,它们的触角柔柔地弯了一下,犹疑了一会,改变方向跟着大部队走了,然而没走多远又悄悄拐回去了。有些在路上看到别的蚂蚁单独搬着大块的食物,还要上去相争、相打。这样的场面实在是可爱又可笑,可见蚂蚁亦有自私的一面,有私产的概念。

汤显祖在《南柯梦记题词》里写到蚂蚁时说:"嗟夫,人之视蚁,细碎营营,去不知所为,行不知所往,意之皆为居食事耳。见其怒而酣斗,岂不哄然而笑曰'何为者耶!'"然而汤显祖又说,天上若有天国,他们视人间跟我们人视蚁群一样,也很可笑可爱的。

七夕会

东西"凤凰"飞

曹国君

早年读沈从文写的《边城》,觉得那里肯定偏僻荒凉,但有人说"边城"也可理解为遥远而神秘的地方,因冠以"凤凰城"的美名,遂诱惑我非去一探究竟。

先到张家界,再乘大巴一路驶向几百公里远的凤凰城,车窗外湘西的山水分外妖娆。大巴到了终点,导游喊一声"凤凰到啦!"只见新街的入口处,有铭牌竖立,上有前总理朱镕基题写的"凤凰城"三字。附近还有一座金属雕塑"凤凰展翅"作为小城的"名片",这是祖籍在此的著名画家黄永玉所作,以此作为他献给故土母亲的一份重礼。我轻抚一把无形的钥匙,开启了进入边城的大门,一脚就跨入湘西的世外桃源。眼前峰峦叠翠,廊桥静谧,两岸独脚楼连成一排,小船悠悠然滑行水中,苗家姑娘在船尾纵情放歌。我独坐船头,用双手掬起深秋的江水,只觉得一股凉意透彻肌肤直达心底,浑身舒畅。下船,走进黄永玉艺术博物馆,欣赏由他精心创作、并已成为镇馆之宝的画卷《凤凰沱江两岸》,由衷赞叹,边城偏僻,乃藏凤的吉祥之地啊。

从湘西回来,听说江南也有凤凰城。在哪?我一时茫然。曾经去过长三角很多地方,从未听说过有此城,闺蜜说就是泰州啊。次日,我俩说走就走,驾车上高速,穿越江阴大桥,不到4小时,已到泰州市区。突然我发现一幢高楼的墙面上写着"凤城"两字,字体高大,笔力雄健,墨迹虽旧,仍能看清。如此看来,凤城自然就是凤凰城了。又请教了一位长者,才知泰州地形酷似凤凰。从空中俯视,以稻河为身,两座城池为双翼,泰州就像一只灵气十足的水乡凤凰。市区东城河畔有凤凰墩,是传说中的凤凰栖息之地。由前国家主席李先念题名的"梅兰芳纪念馆"即建于此,内有梅兰芳全身汉白玉雕像,为雕塑大师刘开渠晚年封刀之作。梁枋上还有据陈从周大师设计而雕刻的《霸王别姬》《贵妃醉酒》等五出梅派名剧图案,均栩栩如生。

两个"凤凰"一东一西,城有不同,道却相似。大家、大师都有一种铮铮铁骨的精神。梅兰芳曾不畏敌寇蓄须明志,唱着京剧走向世界舞台;黄永玉曾历尽艰辛刚正不阿,挥洒画笔走向世界画坛。莫道凤凰太妩媚,我赞凤凰有傲骨,他俩恰如两只凤凰展翅高飞,使我深深景仰。

旅游